




春臺先生文集

後稿二編
九十

~ 16
1411
9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號
第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門 和 18
卷 1411
卷 9



編 二

春臺先生著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紫芝園後稿

江都

書肆嵩山房梓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目錄第九卷

辯

内外教辯

說

字會夫說

字義夫說

飾說

續師說

高久生字終甫說

岡田子字說

關生字說

常世鄉翁字說

井田子質字說

泊瀨川生字子福說

無畏說

拙齋說

子孝說

文強說

書論語前後編說

疏

相州筑井功雲寺法會募緣疏

啓

賀尾張鈴木子為朝散大夫啓

賀沼田侯琴鶴丹公以閣老傳東宮啓

賀前田中侯源公賴總為京尹啓

第十卷

讀

讀朱氏詩傳

讀仁齋論語古義

讀赤穗義人錄

讀東厓古今學變

讀損軒先生大疑錄

讀仁齋易經古義

讀常世鄉翁書

讀李于鱗文

書後

書射學入門後

書護園錄彙後

書岡崎諸大夫行卷後

書東厓辨疑錄後

又書

書唐詩選後

書史記評林後

書徂來先生遺文後

書西京醫官山脇玄飛文後

第十一卷

祭文

祭徂來先生文
善哉眼
祭疋田子業墓文

碑碣

書松井婦植村氏碑陰

服部保菴先生碑 爽鳩子墓銘

琴鶴丹墀公墓碑

故醫官余吾瑞善法眼墓銘

疋田子業碑陰 了源寺鐘樓碑

故大衛騎郎内藤君碑陰

曉山上人墓碣

故内給事毅齋木村君墓銘

河津君碑陰 子良犬塚君墓碑

速水象之墓碑

莊内先大夫水野君墓銘

墓誌

郡山故記室荻生先生墓誌銘

故執政沼田侯琴鶴府君丹墀公墓誌銘

湯淺母瀧孺人墓誌銘

第十二卷

書

答徂來先生書

與徂來先生書

又

又

蘇東坡集 目錄 世傳 文淵堂

上猗蘭藤侯書 又

與子遷書 又

又 報子遷書

與子遷書 復義海上人書

又 報遵了上人書

復子方書 謝子方惠醪書

復子方書 與子方書

復子方書 報平田公信書

復旭前師書 又

答悅峯和尚書 代下館侯

答杲堂和尚書 代下館侯

又 又

又 又會夫只榮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土屋松英書 答安藤奎州書

報大僊師書 代下館侯

蘇東坡集 目錄 世傳 文淵堂

答木村希黯書

與湛圓和尚書

第十三卷

書

與子和書

又

又

又

又

與會夫兄弟書

答諦觀沙門書

代下館侯

又

又

與山縣次公書

答次公書

又

答玄海師書

答尾張鈴木大夫明雅書

又

報足田子業書

與印海芝山二沙門書

與麟嶼童子書

答山田童子正朝書

與雲洞師書

答雲洞師書

與雲洞師書

又

答莊内久米子古書

又

與馬島伯凱書

與良夫書

答柴山子文書

復井上玄里書

又

第十四卷

書

答乾長翁書

復小宮山君延書

與君延書

又

復堤仲文書

又

復植村希汲書

與慧寂師書

復五味伯耳書

答關子肅書

復備前湯淺之祥書

又

復水野明卿書

與水野明卿書

復小倉中將書

與松崎子允書

又

復子允書

與靈雲寺義山律師書

又谷丸來書

復石川子玉書

又

錄

與子玉書

與友節書

與高野子式書

復文雄上人書

與原子才書

與義海上人書

第十五卷

雜著

病餘間語

深谷氏家譜略

紫芝園規條

告社中諸君子

對客論文

論文戲語

拾遺

先妣清水氏行狀

送松崎子默序

老子特解序

產語跋

祭亡嬪末松氏文

夾鳩子墓銘原文

與祖來先生書

附錄

春臺先生碑銘

春臺先生墓誌銘

春臺先生行狀

門人宮田明書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目錄

終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九

雜著

門入言田記書

春臺先生詩林

春臺先生墓誌

春臺先生賦詩

春臺先生墓誌

附錄

與財來先生書

祭文

與財來先生墓誌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九

無名氏

門人

東都

稻垣長章釋明

輯

此辯

內外教辯

釋氏之徒。自謂其道為內。謂儒者之道為外。儒者怒之。以其外吾道也。予謂釋氏所命是已。儒者怒之。過也。蓋嘗聞釋氏之說曰。域外治心。謂之內教。域中修身。謂之外教。此言誠然。無可譏者也。夫吾所謂道者。

仲尼所詔。古之聖帝明王所以治天下之道也。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固言之。禮大學記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孟子之言止於身不及心。與記之言合而觀之。可以見古訓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孔子之說心。唯此一語。他不經見。亦可以見先王之道不務治心也。孔子特語心之居無定處爾。夫人心者善動之物也。其動伊何感之亦興。不感亦興。有欲有思。與夫喜怒哀樂。無非心

之動者。唯其若斯。是以難治。聖人明知心之不可治。故不教人治心也。然則聖人果弗治心乎。曰。聖人未始不治心。而不必治耳。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先王之法言也。聖人之道迺爾。夫人心有欲。見色則悅之。見財則欲之。賢愚所同也。然弗敢戲人之婦女。弗敢苟取者。禮義所制。而士君子所守也。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守禮義之言也。是故守禮義者爲君子。犯禮義者。王法所誅也。聖人既立禮義以治人民。

視其守之與犯之。而行之刑賞。不復問其心何如。宋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
殺孔父而取其妻。夫見人妻于路。目逆而送之。固非。
殺其夫而取之。尤非。其謂之美而艷。豈非乎哉。假使
他君子見之。而人問焉。曰。何若。則君子亦且曰。美而
艷。何則。實不可掩也。若覩孔父之妻而不見其美。則
無目者也。若見其美。而告人曰。不美。則詐也已。見美
者目。美之者心。雖聖人。豈有以異哉。但制之以禮義。
弗敢縱欲。斯之謂君子。心目之罪。在所不問。先王之

道。迺爾。釋氏則不然。務在治心。雖身不敢行非度。苟
心有不善。即以為罪。故其篤行者。雖覩毛嬙西施。則
閉目想其腐肉朽骨。以內自禁其欲。難矣哉。人心之
靈。何所不至。苟身弗為不善。斯可已矣。更問其心之
所思。過矣。聖人以禮制心。心不須治。而靡不治。釋氏
以心治心。予以為非治之。乃亂之也。何則。所治固心。
治之者亦心。一而不二。治之而治者。雖治矣。其治之
之擾。不可勝言也。予故曰。治之。所以亂之也。雖然。釋
氏有固守其道。至死不變者。亦可謂善其道矣。夫內

外之稱。釋氏所命。予以為當矣。然浮屠無家。彼其治心也。止于潔其身耳。吾所謂修身者。將以治天下國家。則其道之殊異。不特小大之分。復何內外之可論哉。凡儒者言心性。自鄒孟子始。至宋儒而盛。程氏朱氏為之魁。而二氏皆以心法為學。要之陽學聖人之道。而陰慕釋氏者也。當時學者靡然從之。無覺其非。乃若陸九淵氏。雖見異於朱子。而以心法為學。則同。明王守仁氏亦然。夫自程朱心法之說作。迄于今六百餘年。儒者皆為釋氏之徒。後之人復誰從聞聖人

之道乎。近時我日本獨有伊藤氏之學。能闢宋儒而倡古學。海內好古之士。皆為之吐氣。惜也。所見之小。廢六經而弗讀。盡取孟子之言以解論語。且信孟子之甚。至以配孔子而不疑。焉知心性之談。始於孟子。非復洙泗遺訓乎。原佐嘗謂宋儒為禪儒。當矣。然其所見如是之小。而其學亦以心性為本。則猶未出宋儒之黨也。何得屏釋氏治心之教乎。夫以自宋以來。儒者皆以心性為學。則是為內教之徒。其與釋氏所爭。特名物之異耳。然則醜外教之稱。而怒釋氏。亦宜

矣乎。仲尼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仲尼之教也。宋儒不奉文禮之教，而以心性為學，是名為仲尼之徒而實畔之也。及我荻生氏之學，作力排宋儒心法之說，而以詩書禮樂為教，則仲尼所傳先王治天下之道，既隱復顯，炳如日星，豈不愉快哉。由此觀之，釋氏所命內外之稱，為得其實，彼謂我為外於我，庸詎傷乎。

說

字會夫說

富田氏之子以林為名而未字也。於是就太宰子而問焉。太宰子曰：詩有之曰：其會如林，會合也。凡物之有合也，唯林足以喻其多也。國之有林也，群材出焉。人之有德也，衆美鍾焉。故林言茂，德言盛。林茂則松杉檜柏榎栲掇樟栗椅桐杞柳梓漆，與夫扶蘇撲檉之屬，可以起大厦者，可以利百爾器用者，可以供爨燎者，無所索而不有焉。德盛則所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舉於是乎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故德者，前言

往行之會也。會而如林。可不謂盛德乎。吾請字吾子曰會夫。會者所以祝之也。夫者予所以望於吾子也。夫謂丈夫也。如但男而不德。謂之非夫。吾子懋哉。

字義夫說

東都片山氏之中子。爲富田氏之後者名某。余字之曰會夫。其少子爲其長兄之儲嗣者名俊方。亦問字於余。余字之曰義夫。義夫曰。其說何如。純曰。石碣有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蓋方者有廉隅之謂也。古之人砥厲廉隅。義德之廉隅也。爲其所爲而莫爲其所不

爲。斯之謂義。故曰義者宜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唯義可以自守。人能以義自守。真所謂丈夫也。吾子其庶幾乎。此義夫說也。

飾說

客問於太宰子曰。聞子昔西遊平安。嘗見伊仁齋先生乎。對曰。見之矣。其爲人何若。曰。有德君子也。其容止何若。曰。可觀也。曰。得非矜持以飾其外者乎。曰。不知也。曰。何不知爾。曰。容止形諸外。可望見之。焉知其內有無邪慝乎。子以爲矜持以飾其外者非君子乎。

禮樂非君子之所以飾身乎。夫禮主於敬。樂主於和。禮有揖讓進退之容。所以飾敬也。樂有琴瑟鐘鼓之聲。所以飾和也。如去其飾。而曰禮樂之本。不在於此。惟敬惟和。實為禮樂之本。是則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凡今之士。僅小有才。輒自以為不羈。徃徃放蕩。不守禮法。名為仲尼之徒。而實倍之者。比比皆然。昔者老聃生於衰周。見先王之禮失其本。而欺詐日生也。不堪其憤。以為若是其末也。本之則亡。我有大道。可以治天下。何以區區禮義為。於是著書立

言。遂謂禮為偽。老子之言。蓋憤世耳。豈誠以先王之道為不美而毀之哉。其後莊周生於戰國。則去先王之世益遠。澆漓之俗。欺詐滋甚。周也見之。亦不堪其憤。以為若是其賊也。於是祖述老子。宣揚道德。毀聖人而目以大盜。亦憤世已甚之為也。秦漢以後。悅老莊之道者。莫如晉人。自嵇康阮籍之徒。倡之。後人屬而和之。遂以成俗。於是卑周孔名教。而尊老氏玄虛。以放曠為達。以疎懶為任。以倨傲為高。以狂簡為清。以無禮無度為風流。天下滔滔。相率行之。莫知其非。

以速禍亂。豈不哀哉。夫禮。人之幹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也。人而無禮。禽獸何別。晉時。胡狄內侵。豈非無禮之應與。夫如是。故禮不可不崇也。今有人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儼然君子人也。吾子以爲矜持以飾其外。不亦異乎。當今之士。博綜文藝。自負其才。以風流高世。一切睥睨俗人者。要以晉人爲歸耳。又焉知古者君子之所行乎。余故曰。今之所謂不羈之士。皆老莊之徒也。何可謂之儒哉。苟無儒行。文辭何爲。如其孝悌忠信。則俗人

且優爲之。故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夫伊子者。所謂豪傑之士也。余嘗見之。而與之言。觀其貌也。恭聽其言也。從余故以爲君子。子乃疑其矜持以飾其外。何哉。且夫貌。德之表也。言。德之符也。故有是貌。有是言。而無是德者。鮮矣。身有情慢之貌。口有糞土之言。而能不喪其德者。未之有也。此君子之所以崇禮。而洪範五事之所以敘也。與。子盍深考諸客默。然爲問曰。善如子言。吾今而後。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敢不勉。強從事於斯。

續師說

唐韓退之著師說以貽其徒李蟠。柳子厚謂退之抗顏爲人師。後儒以爲當時學者不歸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言。余惟退之豈好抗顏爲人師者哉。亦病當世師道不傳而士大夫之族羞爲弟子耳。今去退之之時且千年。師道之衰。吾東方爲甚。故予亦嘗病退之之病者也。於是復爲師說以續退之之作。以示同志。蓋閔俗之情不能自己。不暇顧外人之笑云。

昔者孔子之郟。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未之行也。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夫程子之賢。吾未知其何如孔子。然而孔子說之如是。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夫說賢而不致其誠。猶弗說也。故古之君子。不知賢即已。苟知賢矣。則必說之。何如斯可。

謂說賢矣。曰：愛敬而已矣。敬之必善其禮際，愛之必重其問遺。善其禮際，不為諂諛；重其問遺，不為貨之。要歸乎致其誠耳。故昔王公之招賢者也，卑辭重幣以引之，不則賢者亦弗肯往。夫賢者豈不欲往乎？不如此則道不尊故也。詩曰：彼姝者子，何以畀之。言說賢也。夫王公之招賢，聞其道也，賢者之往，行其道也，是故招賢不以其禮，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賢不可致也，道不可聞也。若賢者亦不待其禮而往，何以爲賢？不能行其道必矣。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

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言求教也。故昔王公之好賢也，聘之以卑辭，重幣尊之以卿相之位，養之以萬鍾，衣裘之奉，美酒肥肉之餽，稱是安之以車馬僕從，使令之共，樂之以燕享優之以几杖，每引見擁帚先驅，迎送拜趨，如子弟之待父兄。昔王公之尊賢如此，賢者亦豈不樂爲之用哉？後世王公不好賢，雖好之也，弗能尊之，賢者所以不至也。雖今之諸侯，豈無說賢者哉？自古人觀之，特曰說之云爾，待之如臣僕，養之不若曲藝之師，惡

在其說賢也。今之諸侯聽散樂觀侏儒之戲則不愛梁肉之饗金帛之賜以賞之。至於招賢延師則不能然也。此謂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德之不及古職此之由。當今之世非惟王公不好賢。雖學士大夫亦鮮矣。能自得師而嚴事之。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夫執贄以相見古之禮也。束脩贄之輕者也。孔子嘗言誨人不倦。君子豈不欲誨乎。特惡其無禮耳。禮有來學無往教。故孔子於人雖其所執以進束脩之菲苟有來學之禮則未嘗無誨云。夫束脩薄物

也。而足以表進見之禮意。况尊之致恭敬而副以金帛之重乎。夫好學者必嚴其師。嚴師者必信其道。信道者必敬其人。敬斯愛。愛斯親。親斯說。說斯樂。樂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尚焉可已乎哉。顏淵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此學之所以成也。是故好學者必說其師而愛之。如不可復見者然。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愛之至也。是以尊之致其敬。親之盡其愛。富者多奉金帛不以為費。貧者竭手足之力不以為勞。如此者其信道必篤。其於師言。

無所不說。然而學不成者。未之有也。當今之士。不知學者已。而其爲好學者。率不知隆師。始也進。見無執贄之禮。尋請業而不執几杖以從。終而不能服勤至死。是豈好學者哉。吾亦未見其成也。古之王公大人。於其食客舍人。尚呼之以先生夫子。况於號爲師者乎。夫長幼之序。人倫之大節也。故雖天子諸侯。其世子入太學。則與庶人齒。所以教民弟也。今見鄉黨子弟。尚知敬長。士君子乃不能然。在交游。輒敢慢長。視師如友。莫有尊敬之心。甚者爾汝其師。痛矣。今之君

子之不知禮也。惟不尊其人。是以不信其言。雖有師。猶無有也。雖與之居。將何所益。夫學以好入。道以信進。道之所有而不尊之。信何所焉。是故好學者必信其道。信道者必尊其師。尊師者聽其言必諱。夫然後可以庶幾有成也。雖曲藝尚然。况君子之大道乎。先王之禮。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師有父兄之道焉。故事之者謂之弟子。則師奚翅長者之稱哉。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

所在則致死焉。古人言師。每與君父並。師其可輕乎。夫青出於藍。冰成於水。藍不深於青。水不寒於冰。雖然。去藍與水而求青與冰。則不可。是故。染青者必采藍。求冰者必就水。為學者必從師。師也者。匪他也。乃斯人之先覺者也。弟子也者。斯人之後覺者也。先後者。人之時也。覺一而已矣。所造深淺不同。是以有賢不賢。不在先後。何必先者之賢。而後者之不賢哉。雖然。後覺者必從先覺者。觀焉聽焉。效焉。效焉。然後有以似之。是故。師。譬則虞人也。行于山澤者。必有虞人。

為之先引。則無迷惑失路之患。學道術者。亦必有師教之。乃得達其方。又何貴賤。必長之可問哉。古之人不耻下學。苟道之所在。雖少者賤者。必師事之。況長者貴者乎。古者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故曰。知尊師。然後可以言學。高久生字終甫說。始。從其君世子在東都。好讀書。委質於余。年二十六。

既冠而未字也。於是問字於余。余曰：學者學為士也。士何尚？尚志。志有始焉，可無終乎？如始而不終，不可謂之志。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士而如是，可謂立志矣。夫在匹夫尚不可奪志也，況士君子乎？故志者不可奪也，可奪非志也。所謂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真士君子之志也。此謂克終。子先君子以光始命子，其所望於子，蓋可知也。子宜思所以終之。夫光始者，子之所以立志也。先君子之命也，而終之者，子之力也。子其勉

旃。余請字子以終甫。古人有言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今余於子亦云。

八岡田子字說 并頌

庚戌之秋，岡田子自大野從其君來東都。至則介稻垣子來見吾於紫芝園。吾觀其人，於吾兄之齒也。夫子好學之篤也。見其能不挾長而來，且聞其一二與余言，則可知矣。蓋夫子名宗則，吾問其字則曰：未也。因令吾字之。吾辭而不獲命，乃字之曰：子典。父云爾。夫子悅曰：願聞其說。吾對曰：爾雅云：典，常也。法也。常

道者。人之所行也。法者。民之所則也。舜之慎徽五典。非治之始與。周官大宰掌邦國之六典。典之稱尚矣。哉。吾所以字足下者。表其德也。請爲足下頌之。頌曰。天叙有典。維聖慎徽。民斯儀刑。率厥秉彝。軌之物之。舊章是依。修爾懿德。莫不令儀。愷悌君子。萬福攸歸。

關生字說

聖人之教。莫先於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大抵在於容貌威儀之間。大禹之範曰。貌曰恭。仲尼曰。貌思恭。先聖後聖。其揆一哉。夫貌。德之符也。未有外恭而內

不敬者也。恭敬。禮之本也。何可忽諸。從吾遊者。關生名思恭。謬以純有一日之長也。來問字焉。予答曰。洪範云。恭作肅。夫恭。貌之則也。肅。恭之致也。非肅無以見恭之至。子其以肅爲字乎。遂呼曰子肅。父云。肅

常世鄉翁字說

常世子者。莊內人也。家世事莊內侯。辛亥夏。祇役來東都。雅好文藝也。數就余而謀焉。越明年春。得代將歸。謂余曰。我名安黨。先人所命也。我既冠矣。禮宜字也。於今數歲。未字。無以表德。不亦闕乎。今將北歸。我

是以請。余曰。古者男子二十冠而字。禮也。士何可以無字乎。夫人仕而為士。升為大夫。所謂得志者也。及其老也。致事而退。歸于閭里。以齒德見推于鄉黨。所謂鄉先生者。民斯為上矣。雖人之願也。何所窮已。惟處常不失其所。進退寬綽。立身揚名。壽考康寧。以先鄉人。雖終焉可矣。若然者。其必立德有基。而福流子孫。豈特當年之慶哉。子其亦願此乎。余且以祝子。請字子曰鄉翁。常世子曰。某雖不敏。敢不受教。余因著其說以貽之。

井田子質字說

仲尼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文質者。固宜兼有而不可相無也。仲尼之言。昭昭焉。誰得而議之。然質其實也。文其華也。故凡物必有質。而後文有所施。故曰。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君子豈不欲彬彬哉。要難能耳。苟不能彬彬。則必有偏勝。於是乎不野。即史材用。雖殊。其不及君子則均矣。雖然。君子務本。所謂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仲尼從先進。其旨微矣。是故人之行。與其史也。寧

野所以立本也。井田子名勝文，其先子所命，意蓋有在。今來問字於余，余曰：子之字乎？豈有它哉？其就字之曰子質，子質從我遊有年矣。吾固知其質行有恆矣，且其爲人也，好讀書，既有其本，待其成文章，所謂彬彬君子者，何不可庶幾乎？余有望於子質。

泊瀨川生字子福說

夫人之父母，莫不願其子之福。爲人子者，苟以父母之心爲心，不可不知所以求福。然求福之道多端，要莫近乎爲善。書曰：天道福善，豈不信哉？佐州泊瀨川

生名綏之，其父所命也。生來東都，從醫官橘君學方，近又從予遊。因問所以表德，予曰：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子尊公所以命子，意在斯與？吾知之矣。其字子曰子福乎？子福曰：唯。予又曰：子福乎？求福以副尊公之意乎？強爲善，勿爲邪。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子福慎旃。

無畏說

余既築紫芝園於礫川里而居焉。徂來先生扁之，於是作書室於其中，以爲燕息之所。自扁曰無畏，所客

難之曰。人未有無畏者。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今子以無畏爲所。何也。余對曰。然。吾非此之謂也。夫輿隸畏卒。卒畏伍長。伍長畏小吏。小吏畏官長。官長畏執政。執政畏人主。人主畏民。凡爲人所畏者。必有所畏。不爲人所畏者。亦無所畏。今吾家無父母。入無所畏矣。身非官吏。人不畏我。出無所畏矣。此吾無畏也。客曰。雖然。子亦有家人婢僕。彼且畏子。何曰無畏子者乎。余曰。皆小人女子也。古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我無可畏之威。家人何畏。莊

周所稱。陽子居見老子。反而舍者。與之爭席者。吾所欽慕也。且夫害人者。畏冤家。犯禁者。畏法吏。負責者。畏財主。懷寶者。畏盜賊。我皆無之。是亦吾無畏也。夫人有畏在內者。有畏在外者。有畏在上者。有畏在下者。有多畏者。有少畏者。有無畏者。夫無畏者危。少畏者安。至於多畏者。畏內畏外。畏上畏下。動無不畏。何暇寧處。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其斯之謂與。吾知其不堪矣。若夫無畏者。將縱其欲。不亦危哉。書云。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故知無畏之畏。而慎其獨。

斯可以保其無畏矣。此之謂無畏所。余願居之。

拙齋說

備前石田器之名其書室曰拙齋。遺予書曰。可乎。則請爲之說。不可。則因爲改之。予報之曰。可哉。昔者聖人惡巧言。爲其亂德也。爲其害仁也。漢司馬安四至九卿。史目之以文深巧善宦。亦惡之也。安之巧。雖不知其作何狀。意者其必巧言也。非巧言。何以能文深哉。如斯乎。巧之可惡也。夫苟惡巧。則如之何。曰。拙而已矣。潘安仁之賦閒居。乃不能巧而安於拙者也。兵

家之言曰。巧遲不如拙速。惡後事機也。此亦巧拙之失得也。雖然。君子何必尚拙哉。吾必曰。與其巧也。寧拙。此拙之說也。

子孝說

氏家氏之子名親棕。從予求字。予按棕。樂也。子孝則親棕。宜字之曰子孝。

文強說

水野大夫明卿。名其長子曰邦香。而問字於予。予以爲其文強乎。昔漢黃香字文強。孝子也。仕至尚書令。

令郎其似之乎。遂呼之曰文強云。

論語前後編說

論語二十篇。傳道記者非一人。而不言係誰氏修定。唐柳儀曹以為有子曾子之徒成之。二子在論語獨稱子故也。宋程河南亦云。純則以為論語中稱子者。有子曾子之外。猶有閔子冉子。不知子厚何不論及焉。且有子亦稱有若。明非其徒之所記也。吾先師以為古者大夫稱子。非大夫而稱子者。必族中尊長。蓋族中無為大夫者。而其尊長得稱子耳。考諸傳記而

知其然云。此誠確論也。然則論語非必有子曾子之徒成之也。先儒之說。未為得之。予嘗反覆熟讀二十篇。文而詳考之。子罕。大宰。章書。宰曰。琴。宰去姓而書名。憲問。首章書憲問耻。原憲去姓而書名。此二章者。非他人所記。是必二子之手書。無可疑者也。昔與先師論論語之義。予以此質於先師。先師大喜曰。然哉。然哉。不特二章。二子之所記。二十篇鄉黨以前。豈皆琴張所修歟。先進以後。豈皆原思所修歟。其文似其為人故也。予因先師之言而更思之。乃有見其前十

篇與後十篇文體頗異。遂爲之說曰。前論文簡而奇。後論文詳而實。此二者似二子之爲人。其異一也。前論一章百餘字者僅二。他雖長章不滿百字。後論一章三百餘字者一。其他一二百字者數章。其異二也。前論數物而言者。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一章而已。後論自君子之道者三之外。如三友。三樂。三愆。三戒。三畏。九思。五者。六言六蔽。三疾。三變。五美四惡。皆前論所無也。其異三也。前論非孔子及門弟子之言不錄。唯鄉黨一篇。記孔子行事。故章皆無冒頭。突然起。

其他未有突然起及雜記古人之言者。後論齊景公有馬千駟。邦君之妻。大師摯適齊。周有八士。四章皆突然起。非孔子之言。亦非門弟子之言。柳下惠爲士師。周公謂魯公。及堯曰章。雜記古人之言。凡此與戴記檀弓等篇相似。其異四也。前論不書孔子行止。後論書孔子行止者三。其異五也。後論季氏篇內並稱孔子曰。子張篇不載孔子之言。前論無有類是二篇者。其異六也。前論篇目皆除發首子曰子謂等字。唯子罕即以發首二字爲篇目。後論唯先進除發首子

君臺先生文集 卷九
曰二字其餘皆即以發首二三字爲篇目其異七也
前論以人名爲篇目者十三後論以人名爲篇目者
十九其異八也前論載外人評論孔子者三章曰葉
公曰達巷黨人曰犬宰是已後論載外人之言者九
章曰微生畝曰晨門曰荷蕢曰狂接輿曰長沮桀溺
曰丈人曰公孫朝曰叔孫武叔其異九也此其大者
也若細論之章句字法亦有小不同者焉詳之可見
矣夫文有大體不得不同譬猶人之男女各有定形
不可易也至其章句字法小節目則操觚者各自爲

異譬猶舉天下之人其面不同也夫文辭之道如此
不達於此不可以操觚不可以讀古文由此觀之論
語二十篇修定於二千年者斷可知矣夫古人不可用
也來者不可欺也者唯文辭爲然然則柳子之論未
深考爾聊錄所見以詔同志云

疏

相州筑井功雲寺開山實山禪師二百五十周
忌法會募緣疏代住持竹堂和尚

觀夫馳景難追動驚物候之屢變往事可憶每覩川

流之無息。感歎何窮。鑽仰且勤。恭惟當寺開祖實山
永秀禪師。奉洞山之大法。唱雄峯之遺教。示化於豆
之藏春。垂跡於相之功雲。潮公移錫。藤氏布金。築精
藍於勝地。樹寶幢於淨刹。誠以祖德之高。檀力之大。
不可不知。不可不報。方今享保二十一年。丙辰九月
九日。乃開山祖二百五十周之忌日也。將以大行齋
會。博請耆臘。輝佛日於三世。澍法雨於四天。報祖德
之因極。祈孫謀之有成。伏冀功雲法脈所係。四方諸
刹。各出金錢。豫資供具。及斯遠近齊來會。茲隨二百

周年之例。請僧錄司書。奉告諸刹。伏以大德勿違故
事。謹言。

啓

賀尾張鈴木子爲朝散大夫啓

純白。竊以宗子受封。守藩籬以爲固。大邦開疆。鎮侯
綏而稱雄。律兮萃兮。蘇嶺險其棧道。蒼兮蔚兮。阜山
矗其林木。膺膺平原。浩浩漲海。輝四世之奕葉。社稷
血食。流百年之惠澤。士民窳堵。真可謂關外善地。方
內樂國者也。恭惟鈴木公閣下。累代闕閱。當時雋彥。

好學恒締布衣之交。從政必期玉鉉之勲。思李文之三思。心晏平之一心。將以熙嘉績於有土。垂善教於無窮。於是人歸厥仁。天降之福。錫朝散之好爵。秉國均之重柄。班從五品。服加三綬。左之右之。臣哉鄰哉。純巖穴細士。滄浪遺民。叨不黷之素交。荷無挾之雅愛。感德義以激昂。覩榮達而抃舞。奉觴稱壽。獻辭致慶。樂只君子。克終令聞。謹啓。

賀沼田侯琴鶴丹公以閣老傳 東宮啓

八月六日。末臣太宰純。頓首再拜謹啓。執政拾遺沼

田侯琴鶴丹公閣下。元后臨軒。聰明之德不息。丕子守祧。監撫之勞無倦。允文允武。執大象以作則。克孝克敬。體荐雷而主鬯。親親渥恩。賢賢崇禮。四海嚮風。百姓樂業。伏惟沼田侯琴鶴丹公。學該今古。聲被遠邇。歷四朝之盛世。忠貞有恒。莅一方之善地。施舍無偏。海涵之量容衆。河潤之澤及物。溫溫恭人。秩秩德音。蒼生歸心。黎獻屬望。於是天誘其衷。人推之轂。朝廷命以鹽梅之職。國家委以柱石之任。就位黃閣。視事青宮。中外相慶。士庶齊抃。將尚見阿

衡致君之功。豈必踐博陸輔幼之跡。純公膺豎儒。齷齪幹才。叨平生之恩遇。接愷悌之懿範。覩榮遷於今日。竢嘉績於後年。有駭鯤化。無勝雀躍。敢吐蕪辭。恭頌盛德。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臣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啓。

賀前田中侯源公賴稔爲京尹啓

六月十八日。外臣太宰純頓首再拜謹啓京尹拾遺源公閣下。皇天降才。生冠倫之瑰瑋。王國貪賢。起奕世之閎闕。從物論以登庸。協人望而祇承。四海嚮

淳樸之風。百姓後旬宣之勲。恭惟京尹拾遺源公。履義方於家庭。穎敏夙成。應清舉於國朝。英名特達。好學崇道。尊賢下士。調補鴻臚。飭九賓之禮容。鎮守浪華。總三軍之屯兵。既而奉入欽差。就榮遷。尹京師之庶政。救畿服之區域。必將施德化於元元。垂名譽於永永。非張趙之得比。直蕭曹之可希。純樗櫟之材。犬馬之年。未探虎穴。先登龍門。躋寵晉而無已。待峻陟其有望。敢告左右。曷勝忻喜。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啓。

大觀之平未詳其六其意蓋謂西敵弱吾而無已計也
 其七其八其九其十其十一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四其十五
 其十六其十七其十八其十九其二十其二十一其二十二其二十三
 其二十四其二十五其二十六其二十七其二十八其二十九其三十
 其三十一其三十二其三十三其三十四其三十五其三十六其三十七
 其三十八其三十九其四十其四十一其四十二其四十三其四十四
 其四十五其四十六其四十七其四十八其四十九其五十其五十一
 其五十二其五十三其五十四其五十五其五十六其五十七其五十八
 其五十九其六十其六十一其六十二其六十三其六十四其六十五
 其六十六其六十七其六十八其六十九其七十其七十一其七十二
 其七十三其七十四其七十五其七十六其七十七其七十八其七十九
 其八十其八十一其八十二其八十三其八十四其八十五其八十六
 其八十七其八十八其八十九其九十其九十一其九十二其九十三
 其九十四其九十五其九十六其九十七其九十八其九十九其一百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九終

門人植村正直書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十

稻垣長章釋明

門人東都

堤有節仲文

讀

讀朱氏詩傳

甚矣仲晦之昧于詩也。夫詩者何也。人情之形於言
 者也。人無不有情。而情各不同。人君有人君之情。士
 大夫有士大夫之情。庶民有庶民之情。奴婢臧獲有
 奴婢臧獲之情。男有男之情。女有女之情。父母有父

母之情。子有子之情。兄弟有兄弟之情。君子小人皆有其情。人無不有情。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情者。實也。無偽之謂也。君子不知人情。不可以蒞民。為政而不知人情。必有不行。是故古之君子。患不知人情。而必欲知之。然人情難知。人情之所以難知者。蓋以自王公以下。至於家人父子男女之間。為情各殊。必也身處其地。親為其事。然後有以知其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安居華屋之下。苟以求知小人之情。不亦難乎。又况人主在九重之內。而欲知閭巷

人情。難之難矣。今夫詩者。人情之形於言者也。三百篇其盡之矣。天下人情。于何不有。君子誦詩。不出戶庭。可以知天下人情。然後可以施政蒞民。此詩之所以有用於政事。而知人情者。為政之大經也。六經之有詩以此。仲晦乃以天道人事。皆備於此。而無一理之不具。豈不謬哉。鄭康成譜。謂二南為風之正經。大序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自邶以下。十三國為變風。此固傳說也。雅亦有正變。所謂正變者。以詩人所處順逆為言也。仲晦乃以邪正是非言

之。豈不謬哉。如果以邪正是非之辨。則詩者。孔子所
刪。君子教人。以其正而是者足矣。何為存其邪而非
者乎。仲晦必以勸懲言之。夫懲惡勸善者。春秋之旨
也。春秋者。實錄也。故善惡皆書之。惟仲尼用而修之。
明褒貶。行賞罰。以勸懲之。所以立王法之大經也。仲
晦乃以是說詩。豈不謬哉。夫詩無定義。以為勸善。則
三百篇皆勸善也。以為懲惡。則三百篇皆懲惡也。詩
之不可為典要。迺爾。古人立言。引詩。傳記所載可見
矣。莊子曰。詩以言志。趙成子曰。詩書。義之府也。言天

下之義。盡藏于此也。皆知言也。夫子稱子貢子夏可
與言詩。其旨在斯。韓嬰之作外傳。亦是物已。仲晦乃
一切以善惡判之。何其固也。譬之如滄浪歌。仲尼聞
之。以為自取之。漁父賦之。以喻其不凝滯於物。而與
世推移之意。孔子所聞是。則漁父所賦非也。漁父所
賦是。則孔子所聞非也。不識仲晦以為何如。孔子曰。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若持是非之論。而偏乎
好惡。則豈溫柔敦厚之意哉。夫事必有因由。詩之有
序。且言其所由作耳。非有深意也。若執之以說詩。尤

非聖人所以垂教之意也。仲晦必以邪正是非斷詩。見序說或不通。因疑之以爲不足信。亦其固也。史記所稱孔子刪詩云者。如後世所謂選詩也。詩者君子所諷誦詠歌也。故不可不美其辭。孔子所刪。刪其不美者也。仲晦以刪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豈不謬哉。夫先王之道在六經。而詩居其一焉。六經者。所以爲天下也。六經各有其用。六經闕一。不可以爲邦。仲晦說詩乃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豈不謬哉。果如仲晦所

云。則聖人之道。唯詩之一經而足矣。何以立六經爲。信仲晦之言者。必將廢他經。是何異於釋氏執一經。而曰佛法畢具於此哉。三百篇詩。多不詳其作者。有士大夫所爲焉。有出於閭里細民之口者焉。要之其人。豈皆君子哉。惟其言也。善惡皆出於情實。故能盡天下理義。後之君子有取焉。豈可概爲孝弟忠信禮義之譚哉。仲晦不知詩。以爲不道孝弟忠信禮義之言。非詩也。豈不謬哉。夫務治心者。釋氏之道也。聖人不必。仲晦乃以心語道。及其說詩。亦必以心爲言。惑

矣哉。夫詩者。人情之發也。豈可以心言哉。非徒不可以心言。亦不可以道言。必以心與道言。仲晦之所以爲不達于詩也。不啻仲晦爲然。大都宋儒皆然。詩之衰于宋。職此之由。哀哉。此不特詩之厄。迺道之厄也。有志于復古者。可不爲痛哭乎。客問曰。然則今人學詩如之何。曰。從毛鄭及爾雅訓故。以求其義。不問作者之賢否。不議言之邪正。但誦其辭。朝夕諷詠。以求其爲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與夫可以言。可以達於政事。可以使於四方。而能專對。可以不牆面而立者。此古人學詩之方也。孔子之教也。若仲晦者。非徒不知詩。要之乃不知聖人之道者也。余故書此。以示二三子學詩者。仲尼復生。不易吾言也。

讀仁齋論語古義

甚矣古道之難復也。夫聖人之道。一禍于秦皇。再禍于宋儒。天下之人。芒芒然不知所嚮者。五百有餘年矣。仁齋先生生于我日本。以聰明之資。獨得之知。而

覺宋儒理學之非。立言著書。以闢邪說。警後生。誠可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也。純昔遊平安。幸逮先生之世。因修刺就見焉。觀其為人。溫恭君子也。未幾先生歿。不復得聞其餘論。及歸東都。得見徂來先生。而學古文辭焉。先生教人讀六經古書。當是時也。仁齋先生所著書。如語孟字義。童子問。語孟古義。悉行于世。布于海內。余方讀古書。以爲必明六經。然後可以讀仁齋書。至今二十餘年。不暇及之。年垂五十。略通古書。於六經旨。若有所得焉。庚戌春。客有講

論語者。使余通之。余爲博考古訓以通之。因荀及伊荻二先生之說。於是乃先取仁齋所著論語古義而讀之。纔卒一章。廢書而歎曰。甚矣古道之難復也。夫仁齋先生者。所謂豪傑之士也。彼其紉宋儒。以爲非聖人之道者。誠卓然之識也。余嘗謂仁齋既知宋儒之非。則其所爲說。必能復古道。及與徂來先生論道。數聞徂來非仁齋。竊謂其然。豈其然乎。今觀仁齋之解學而章也。乃以學爲做也。覺也。時爲時時。習爲溫習。喻說以大寐頓覺。跛者忽起。謂人不知。爲人不知。

而輕賤之君子爲成德之稱。凡此皆宋儒舊說。仁齋特變其文云爾。夫古人所謂學者。學詩書禮樂而已。時謂及時也。古人之學。皆有其時。如內則所云可見矣。孔子曰。少成若天性。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學欲及時也。習。肄也。慣也。孔子曰。習慣若自然。口詩書。身禮樂。習慣若自然。是爲學之成。夫人肄業。未能則悶。能之而說。所以說者。無所勤苦也。知者。知而用之也。如湯之知伊尹。高宗之知傅說之類。古人學道而成。必遇知己者。而後可以行之。然此有

命焉。不可求而致也。故雖人不己知。而已亦不愠之。士之志道。當如是也。故謂之君子。孔子他日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是乃仲尼之本指也。夫所謂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者。所以均天下之道也。仁齋以道爲吾人所常行。學爲治心。是其所講道學。無以異于宋儒也。非唯無以異于宋儒。其所謂大寐頓覺。跛者忽起者。與禪家悟道之談。何以異哉。仁齋嘗謂此章爲一部小論語。蓋亦見其所稱。與後世儒家者流。不爲世用。窮處市中。日教授生徒。舌耕以食。

者相類而說之也。仲尼特言當時士君子之事耳。焉有所謂儒家者流乎。夫先王之道載在六經。有六經斯有論語。仁齋乃舍六經而專用論語。所以謬也。徂來之非仁齋。亦非其非宋儒而已。自為宋儒也。始余以仁齋之道為邇古。乃今如是。何足恃哉。甚矣夫古道之難復也。嗟乎。吾誰適從。適從徂來先生與。

讀赤穗義人錄

義人謂誰。謂故赤穗侯孤臣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攻殺故大行人吉良義英也。孰謂之義人。博士鳩巢

先生室君直清也。何以義之。以其殺吉良子也。何故殺之。以為君仇。故殺之爾。何故仇之。以為赤穗侯之死。由吉良子致之。故仇之爾。赤穗侯不堪少忿。廷傷吉良子。是大不敬也。雖身死國除。其所自取也。吉良子豈赤穗侯之仇哉。良雄等乃仇吉良子。何其謬也。昔漢高帝無禮於趙王敖。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陰謀殺帝。雖不克殺。天下稱其義。帝亦不敢誅。赦之。以為人臣不當如此邪。夫赤穗侯之死。非吉良子殺之。則吉良子非赤穗侯之仇也。審矣。赤穗侯廷傷吉良

子而。上賜之死。不爲立後。則爲刑過當矣。嚮使良
雄等據赤穗城以固。請爲其君立後。得報則已。不則
背城與使者一戰。兵盡矢窮。然後縱火。身與城偕焚。
何不可之有。彼果以其刑死於東都者。戰死於赤穗。
豈不烈烈大丈夫哉。良雄等不知出此。拱手授使者
城。惑矣哉。後雖攻殺吉良子。則仇非其仇。不類妒婦
之情與。彼特爲身謀。而徼幸萬一耳。何義之足稱哉。
夫良雄等既已失之。尚何責焉。室子宿儒。以仁義談
說士大夫之間。行年七十。猶尚嗜學。古稱斃而後已。

夫子有焉。余獨怪其嘉良雄等所爲。而目之以義人。
且詳錄其事以示後世。是何見之謬也。室子而不知
義如是。世之憤憤者。胡足論乎。或曰。鳩巢先生以良
雄等死之年著是書。時年四十餘。後三十餘歲乃沒。
我未始親見其人。而聞其餘論。安知其晚年不自知
其非而改之乎。雖然是書已行。而士大夫高先生之
義者。誦而傳之。是其爲害也博矣。縱有改說。何能救
之。哀哉。

讀東厓古今學變

春臺先生文集 卷十 文刻堂
昔者孔子沒而七十子離散。當是時也。老氏之徒。以自然爲道。恬澹寂漠。虛無無爲。爲德。謂仁義道之廢。謂禮聖人之僞。子思嫉之。故著中庸。盛稱仲尼之功。德以明其道可尊也。其意在闢老子之徒。故首謂性爲天命。卒以至誠爲成德之極功。其所立言。固不可謂不然。惟其因與老氏之徒爭辯。遂言仲尼所弗言。以求勝焉。此其過也。及後世。先王之道。降爲儒家者流。其禍實胚胎於此。及其徒孟軻。生於戰國。客遊於從。衡力爭之間。而以雄辯求知於時君。故其道性善。

道誠皆依子思也。他如曰養浩然之氣。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王者霸者。曰良知良能之類。皆非先王之法言。仲尼之所弗道。而軻道之。自是厥後。先王之道。遂降爲儒家者流。而與諸子爭衡。豈不哀哉。夫道自堯舜至文武。聖主之所以道民也。六經者。道之所存也。孔子生於衰周。而好古博訪。旁求而有得焉。其所稱述。罔非先王之法言。迨其末也。知道之不行於當世也。於是修六經。以傳先王之道於來世。此孔子所以爲有功於先王。而有德於來世也。非聖人而能如

是哉。宰我子貢有若等。所以盛稱夫子。其意在斯。近時仁齋先生。徒知尊孔子。而不知孔子之道。乃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存乎六經。六經傳自孔氏。故但信論語。而不信六經。以爲古書唯有論語。足以盡聖人之道。何問其他。且信孟軻猶孔子。至於謂孟子七篇爲論語義疏。可謂惑矣。東厓先生。以家督親受業於庭闈三十年。父沒而奉遺訓。讀遺書。反復研究。且二十年。然後達觀古今。而見周季已後學術之變。不止一再。乃著書三篇。以發明之。名曰古今學變。其書成

於享保壬寅。復十三年。元文元年。東厓沒。四年己未。予始得見其書。大意以爲聖人之道。一變於漢。再變於宋。觀其爲說。自漢歷唐宋諸儒。以至明王氏學。莫不詳論而明辯。我徂來先生。則以爲洙泗之道。至於子思而小變。孟子而大變。仁齋父子。未始知之。是未可與言學變也。夫六經者。仲尼所修也。論語者。弟子所記也。故有六經。然後有論語。若但有論語。而無六經。則後死者何從而得覩先王之道乎。後有作者。何以爲邦乎。吾誠知其不可也。仁齋廢六經而不講。專

以論語爲教。謂論語爲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是何異於釋氏立宗門者。必執一經而廢他經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此孟子有爲言之也。軻他日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此誠良法也。非唯說詩。於書亦然。仁齋乃信孟子有爲之言。遂盡疑六經傳記。以爲不如論語之實。此亦所謂矯枉過直者也。余嘗戲反孟子之言曰。盡疑書。則不如無書。豈不然哉。仁齋既廢六經。以爲聖人之書。唯有論語。可以治天下。故欲令天下

之人咸讀論語。舟子車夫。奴隸厮養之卒。皆服仁義。此特閭里父兄憂其子弟之心。未可以治天下也。何則。以其廢六經也。夫仁齋能奮起於理學滔滔之中。而澗洄於洙泗之流。真所謂豪傑之士也。東厓能繼先志而廣其業。古人所謂是父是子者也。然其學不本詩書禮樂。則未及孔氏之門。一足猶在理窟。此其所見有未盡者也。余故曰。東厓未可與言學變。以其信孟子也。

讀損軒先生大疑錄

筑前貝原損軒先生博學洽聞海內無比生平所著書已刊行者凡數十部皆有益於斯世其未刊行者猶有數十部云蓋先生少學程朱之道以篤實之性竭力專精至老弗怠其所造寧淺乎哉及晚年忽疑二氏之言有異於先聖之道反復思之不得其解卒成大疑所錄且二萬言分爲二卷名曰大疑錄先生謙恭未敢示人由美子善少逮事先生幸得見之因寫而藏之及子善之再遊東都也予與之有舊子善嘗見我徂來先生而問古文辭焉徂來亦善視之今

徂來亡矣子善視吾二三兄弟有加於往日則猶以徂來故也於是予就子善而求一見大疑錄三請乃見許予而後得借而讀之始知損軒先生信程朱之道如斯其篤而疑之如斯其大先生所疑者自周茂叔著太極圖說以太極本無極主靜立人極二程朱氏繼作盛唱理氣心性之說其言曰性即理也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曰理氣二物曰身有死生性無死生曰一陰一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曰明德虛靈不昧曰天理冲漠無朕且教人靜坐此皆

老佛之道。非我聖人之道也。又茂叔所云無極而大極。伊川所稱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並釋氏之言。二子取之以發明易道。非當行也。諸如此類。皆古聖人所弗言。而宋儒言之。此損軒所以大疑之也。夫損軒以宋儒之徒。而能疑宋儒。誠竒士也。然特疑之而已。未能排之。且其所論辯。猶在宋儒範圍之中。推尊孟子以配孔子如故。則未能及洙泗之流也。夫仲尼之道。至子思而小差。至孟軻而大差。所以差者。與揚墨之徒爭也。軻之道性善。其實亦苟且教導之言耳。軻

急於教導。不自覺其言之違道也。宋儒又不知軻之違道。以為軻實得孔氏之傳。遂以其書配論語。迨其解性善之言也。不能不置氣質而別說本然之性。所以謬也。夫仲尼教人。不以心性理氣。心性理氣之談。胚胎於子思。萌芽於孟子。而後長大於宋儒。則與佛老同其歸。何足怪哉。今損軒雖能疑宋儒。而未能疑孟子。則其所疑宋儒者。何以釋哉。易自有易之道。不可以常道論之。宋儒未始知之。損軒亦未之有見。則其所疑宋儒者。何以釋哉。佛之與老。其道相反。猶冰

春臺先生文集 後集卷十 文苑
炭不相容也。其有相似者，特其末耳。宋儒之道，倣佛者十八九。倣老者十一二。今損軒疑宋儒，概以爲老佛之遺意，亦未深考也。夫六經者，仲尼所定，昭昭乎如日月之在天，孔子之言，如規矩準繩，是故凡天下之道，照之以六經，臨之以孔子之言，則其是非邪正，可立而定。自子思孟子，不能逃其過差之罪。况其他諸子乎。而况後世諸儒乎。然諸子毀仲尼者，其非易見。宋儒似而非者，其非難見。自非善讀孔氏之書，而深信仲尼之言者，未有能排宋儒者也。雖損軒猶坐

是爾。悲夫。雖然，損軒之疑宋儒，由博覽故也。何少其晚哉。若天假之以年，必有所發明焉。豈徒疑之而已哉。近世朱氏學者，流謂仲晦賢於仲尼，非朱氏之書弗讀。所讀不過數部書，則何從生疑哉。若然者，終身不覺悟，所謂醉生夢死者也。豈不哀哉。由是觀之，損軒之疑宋儒，可謂天誘其衷也。純之少也，亦讀程朱氏之書。弱冠見程氏二性之說，而竊疑之。又因讀易及禮記，而得舉錯字，乃覺論語朱氏之解謬，自是遂大疑宋儒，卒至排之。然後仲尼日月，無復雲霧之蔽。

余生而見之。是幸也已。余故沾沾自喜。以爲得天之寵靈。豈不然乎。予觀損軒先生。其學不可及也。至排宋儒。予無畏於先生云。

讀仁齋易經古義

先王之道在六經。六經者。先王所以治天下之具也。是故六經或謂之六藝。而六藝各有用。六者闕一。則不可以治天下。又如以詩當書。以禮當樂。以易當春秋。亦皆不可。何則。六者其用各殊也。自義理之學興。而學者不復知六藝之用。大率以爲苟通一經。小之

可以修身齊家。大之可以治國平天下。宋儒皆有是病。故每說一經。輒以爲聖人之道盡於斯。如程伊川之爲易。胡文定之爲春秋。朱晦菴之爲詩。皆坐是失道。此與釋氏必執一經。而曰淨屠之道盡在此者。何以異乎。果如其言。則先王之道。用一經而足矣。何用六經爲。則仲尼亦何以修六經爲己事哉。斯之不知。而談六藝。焉得不刺謬乎。仁齋先生以六經爲雞肋。不欲言之。亦不得言。故其言之也。徃徃糊塗。無有定論。如易本卜筮之書。朱子言之是也。原佐乃倣程

子而以義理言之。其所爲古義者。糊塗甚矣。古義之言曰。論聖人創立揲蓍之法云云。又曰。其則洛書者。便言龜卜之法。又曰。古者有儒家之易。有卜筮家之易。又曰。主義理。則不得雜卜筮。主卜筮。則不得不棄義理。何者。學問主義。卜筮主利。義利之辨。猶水火薰蕕之不相入。又曰。周易本卜筮之書。故卦爻之辭。皆爲占筮而發。又曰。論不可以易爲卜筮之書云云。又曰。有疑則須卜筮。不疑亦詎卜筮。又曰。若以易爲卜筮之書。則是易爲小人謀。而非爲君子謀也。又曰。日

中則昃。月滿則闕。必然之至理也。苟知此義。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足以應萬事。而成萬務。區區象數之學。皆旁蹊邪出。祛之可矣。又曰。周易爲卜筮而發。故假象以明之。蓋以象能通于衆義也。又曰。易之厄於異說者。不堪枚舉。然莫甚於以十翼爲夫子之作。原佐之言。大畧如此。嘗試論之。曰。原佐著古義。首論聖人創立揲蓍之法。且言易本卜筮之書者。不一而足。中間乃言卜筮主利。小人所爲。非君子之事。是原佐謂古者聖人立小人之道。其

謬一也。原佐既知易本卜筮之書而已。則舍卜筮而說義理。是原佐所說非聖人之旨。其謬二也。原佐云。學問主義。卜筮主利。又云。有疑則須卜筮。不疑亦詐卜筮。夫君子固當知義。小人豈知義而不惑哉。君子動民使衆。已縱不疑。安可使衆心不懷疑哉。卜筮者。君子之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也。所以一衆心也。雖以原佐之好義。果能使其家人子女奴婢。皆知義而不疑其所爲乎。此決不可能之事也。况行大事。役大衆乎。苟非奉鬼神假龜筮。而何以一衆心。使毋貳乎。夫

經世之道。唯治小人爲難。故先王立政。務治小人。原佐一儒師。日誨生徒。以君子修身之道。而未嘗御衆小人。其心蓋思己若得志。則必先焚六經。而爲百姓日說論語孟子。戶告家喻。使萬民咸化爲君子。然後天下平矣。何以奉鬼神假龜筮爲。夫堯舜之世。在位猶有若四凶。在下豈無有小人哉。試使孔子居周公之位。而管蔡未必不叛。殷頑民未必從化。故原佐之所思。決不可爲之事也。夫氓之蚩蚩。不可喻以義理。君子舉大事。焉得廢鬼神卜筮哉。原佐之道。僅足獨

善其身而已。何能治民。其謬三也。原佐又論不可以易爲卜筮之書云云。前已言易本卜筮之書。此論反之。是改聖人之易爲己之易。且非聖人於易言卜筮。孝經所謂非聖人者無法。此之謂矣。其謬四也。原佐云。則洛書者。言龜卜之法。是何言耶。吾聞禹得洛書而叙洪範九疇。未聞作龜卜之法。洪範者。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豈龜卜之法哉。不知原佐何從得聞此說。恐因神龜負文之說而妄言耳。其謬五也。十翼者。孔子所述。自漢以來。先儒所傳。無可議者也。歐陽永

叔始立異見。以爲非孔子所述。原佐依之。夫易自一道。與他經異。豈可概論哉。此則原佐所不知也。傳稱孔子贊易。十翼之謂也。若以十翼爲非孔子所述。則所謂贊易者。果何物也哉。且十翼文辭。若非孔子爲之。孰能爲之者。豈除孔子外。別有聖者歟。何其名泯滅而不傳乎。原佐未之深思。其謬六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庸人亦知之。愚夫愚婦。見人事之盛衰。猶能誦此語。特不能自戒耳。原佐悅此語。以爲可以修身矣。可以治天下國家矣。殊不知此聖人因釋豐卦。

言盈虛之理。使人知所戒耳。人能以此自戒。則可以保其身。然此僅自保之道耳。要非其至者也。豈足以治天下國家哉。原佐以此爲至道。乃老子知足之道也。此何足以盡易乎。其謬七也。古者未有儒家。子思孟軻之流。降爲儒家。秦漢之際。乃有是名。則與諸子百家爲伍而已。曾謂先王之時有儒家乎。易則聖人所作。聖人者。古之帝王也。古者聖人作此。以爲治天下之具。及其末也。先王之道陵夷。則易亦將恐失其真。於是孔子贊之。爲述十翼之篇。而列之六藝。以示

後之君子。夫易豈聖人所爲。後世儒家者流。而作哉。原佐云。古者有儒家之易。有卜筮家之易。予讀至此。不覺失笑。曰。陋哉。義理之學。原佐徒喜談仁義道德。而不知先王之道爲何物。讀易見卦爻之辭。皆爲占筮而發。以爲易果爲卜筮之書。然已拘儒。不欲言卜筮。則見象象文言。不言卜筮。以爲易不當以卜筮言。遂欲舍卦爻而空論義理。是廢經而用傳。非所聞也。殊不知象象傳。雖不言卜筮。然釋卦爻之辭。則其言皆爲占決之用。且卜筮豈外於義理哉。要之原佐

所謂義理者。特區區修身之一節也已。何足以治天下乎。其謬八也。嗟乎。原佐不信六經。則宜閉口不言六經可矣。何爲出無稽之言以惑學者。余故曰。原佐以六經爲雞肋。豈不其然哉。

讀常世鄉翁書

鄉翁爲莊內族。送糶於浪華。逾年未及得代。癸亥春。病歿於浪華。先是鄉翁欲詒純書。既成草而病篤。乃倩人代書。書成未發而歿。歿後歲餘。轉相傳致。而到純處。嗚呼哀哉。鄉翁者。篤志之士也。嘗從役於東都。

就予而問以古道。遂好讀書。其在莊內。朋友講習十有餘年。頗有所得云。此書疑徂來先生對問。欲使僧守禹祠。似悖道。欲質諸予。覩縷十有餘言。其說固有理。然徂來所見本高。非庸儒所及也。必善讀書。博古知今。通達治道。然後可以知之。未易一二辯之。鄉翁雖好學。而功力尚少。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故其言如此。死者如可作也。予幸可以面諭。今也墓有宿草。哭且不敢。雖矜其懷疑而歿。將誰與辯之。嗚呼哀哉。

卷之六 讀李于鱗文

自古文辭之說作。而好爲之者。莫如李于鱗。余觀于鱗文。務爲難讀難解。前言未既。突出後言。說甲未盡。旁及乙事。且多摭古人成語。而連合成章。是以言無條理。語無貫串。譬之猶童子爭鬪。有人問其故。答之疾言妄語。此則余所嘗言也。先師徂來先生。中年好古文辭。最悅于鱗氏。嘗抄于鱗文佳者六篇。而注其說於本文之旁。以示學者。名曰文矩。乙丑之秋。余寢疾月餘。得差尚在牀。使兒童整頓架上書次。偶得文

矩。因讀之一遍。卷首有比玉集序。反覆讀之。以爲比玉者。以詩比玉也。玉云者。譬喻也。凡譬喻者。所以達意也。善譬喻者。不費辯說。古人皆然。又有稱故事以喻今事者。故事明暢。而今事易曉。如孟子稱子產畜魚之事。以喻君子可欺。莊子稱輪扁斲輪。以喻道不可以言語傳之類是也。今集名比玉。序者當先詳說玉而後引歸於詩。于鱗之說玉也。雖三引故事。然其言無頭緒。語不詳備。讀者必求諸他書。然後裁知其說玉也。不亦艱乎。今其文曰。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

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己於後也。此一節首言詩也。又曰。卞和氏奚泣哉。悲夫。楚如是其大。三獻如是其數。而舉天下之器。題之以石也。又何難焉。此下兩節言玉也。此一節言玉難知。一人知之而衆人不知也。又曰。魏之田父始疑之而卒怪之。弃之惟恐其不遠乎。是猶已置之廡下。怖其明照一室耳。此一節言愚人不知玉。非徒不知。且畏而忌之。又曰。宋人何見而襲礫於篋。五都自饗。及笑於周客。藏之益固。瞽何別焉。此一節言愚人無知。妄以石爲玉。又曰。即有明照一

室。畜之弗利其家矣。乃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寧抵於櫝中。此一節言愚人不知玉之爲寶。反以其光明爲忌而欲滅之。則藏之櫝中亦且弗肯。已上四節並用故事爲喻。言真玉難知。世人亦莫知真玉。非徒莫知。又且忌之。以明今二子之詩亦猶是也。然所引故事皆學者所記。故文中未始出一玉字。而讀者知其言玉也。向使無卞和田父宋人之事。則于鱗如何措辭。又試使不記故事者讀此序。則必曰。是何言歟。大凡古人文辭有譬喻者。必臨時假設。不然則寓言。

其有引故事者必先詳說其事而後及今事如嚴茂稱賈大夫是已。烏有略舉故事之目以爲喻哉。且况此序始言詩。僅兩三句。突然舉故事。三舉故事而不言玉。使讀者不易曉比玉之意。如今之詩人詠物而不言所詠。非古法也。序又曰。詩之爲教。言之者無罪。此下至是集之所由作也。合詩與玉而互言之。以明集之所以名比玉也。自豈其無因而至前以下至於篇尾。又以玉喻詩。遂言相詩之道也。此兩節多用詩書之辭。及古人成語以爲文。且言詩。且言玉。終篇匿

玉字。而其以詩比玉之意昭昭焉。可謂巧矣。然此非古法也。考之先秦西漢之文。可以見也。若使古人作此序。則必曰。詩譬猶玉也。昔者楚人和氏得玉璞云云。魏田父得寶玉云云。宋人得燕石云云。夫詩亦猶是也。詩難知者也。人詩有佳惡。佳者固難知。而惡者亦難知。詩有風刺。聞者不怒。言者無罪。然亦有因詩獲罪者。故詩唯可與知者言。不可妄投於人也。夫如此。則豈不典實而條暢哉。雖然。于鱗此序。譬喻不當。何則。玉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璞在石中也。及使玉人

琢之。則凡有目者見之。皆以爲美。豈待知者哉。焉有見美玉而不知其爲寶者哉。今也集名比玉。是既謂其詩如玉。果如玉。則人誰不美之。使其如璞耶。則人未見其美。誰取而傳觀之哉。故于鱗所稱故事。非比玉之指也。古文辭家徒知擇古辭。而不問古法。故有此患。雖于鱗亦不免已。今此序若使古人作之。必不如此。夫古人文辭。如商盤周誥。先儒稱其佶屈聱牙。及諸子書中。固有難讀者。然亦不甚多。其他自左氏司馬。以至西漢諸人之文。豈不坦然平易哉。于鱗一

生務爲難讀難解。以自高。終身不自覺其異乎古人。可惜已。徂來先生有好奇之癖。中年好古文辭。由是遂通古訓。奇矣。遂守之不變。十餘歲歿。余惟先生豪傑之姿。自少至老。學術知識。數變化。若假之以年。不久必覺古文辭之非。決不終好之。則其文亦必一變。惜也。天降年之不永。不及最後一變而歿。吾二三兄弟。從先生受業者。率好古文辭。今未聞一人覺其非者。他日若有善讀先秦西漢之文。而達其法者。必有悟焉。則信余言之不妄云。

書後

書射學入門後代本本勝成

射學正宗者。明崇禎間。膠城高穎叔英所著也。書凡若干卷。盡射藝之祕奧。無復餘蘊。昔者友人。有藏是書者。余時得寓目。而心竊善之。雖欲讀之。卒業。尚不可得。况寫之乎。爾後博索諸四方。訪諸人有年矣。皆未之得也。近忽於荻徂來先生處。得授正宗中入門。并指迷集者。譬猶慈母之遇亡子。篤疾之獲良藥。曷勝雀躍。於是手寫之。以爲家珍云。自覺其異乎古人

書護園錄彙後

丁未之冬。徂來先生命門生宇佐美某。輯社中諸子詩。時先生有疾。余徃問之。先生因親徵余詩。余謝不敏。固徵。余未之許。退而奉書固辭。先生報書。責以狹中小量。余亦終弗許也。明年春。先生沒。哀哉。迨辛亥春。有友人來報曰。護園錄彙行矣。余曰。何居。曰。徂來先生所選。社中諸子詩。子迪錄。太寧校。子和序。繡梓既成。子詩亦載在其中。余方嘉其盛舉。而竊愧拙作之見錄。後數日。過高野子式。子式亦爲余言之。因出

示其書。乃得見之。頃刻不可卒業。造次繙閱。特視所載余詩。見其中有管字誤作啻者。謂子式曰。始徂來先生之舉此事也。命純錄呈所作詩。純對曰。不才。不欲求虛名也。敢辭。先生不悅。尋沒。純亦不得請。今觀此所載。乃純異日所示先生而求正者。不則一時唱酬之作。俱雜在故紙中。而采者隨得錄之。非先生所選也。此豈足以示四方君子哉。不知者將謂徂來選之不精。其如之何。子式曰。然。不獨吾兄詩。諸君詩亦頗有失點檢者。予方爲諸君病之。於是余竊不滿於

是集。欲得同志相與議之。而未果也。至於壬子冬。有賈人來鬻故書。中有是書。因留數日。遙夜對燈讀之。乃得卒業。余觀諸君詩。佳者固多。而失點檢者亦不少。信如子式之言。昔者平安人所輯。曰扶桑名賢詩集。近時尾州人又有熙朝文苑之輯。徒能蒐羅海內。而所載駁雜。識者譏之。今是集也。上題曰徂來先生選。子和序亦云。而選之不精如此。人謂先生何。蓋先生之志。在采諸君之詩。而刪之以傳。不幸在疾。詩至而疾篤。未及刪而沒。門生不知其然。以爲成書。輕以

授剗。可謂過矣。夫詩之有選也。不貴多而貴精。觀於前修可見矣。雖我先生。豈不然哉。今是集未經先生之刪。而謂之先生選。不啻誣先師。且以欺四方君子。愚竊病之。故忘其固陋。略書所見。純弗顧獲罪於集中諸賢。庶幾為先師弭謗云爾。凡余所見集中諸詩。犯律者三十有七。誤韻者三。失韻者一。亂韻者一。平仄誤用者十有五。造語宜議者五。更有誤寫十有三。闕文一。乃係校者疎漏。非作者之過也。因併出之。

書岡崎諸大夫行卷後

岡崎大夫。吾唯識松子錦。以其好學故也。自子帥之就辟也。乃聞其他諸大夫。率能讀書而孜孜於文藝。既而得覽其詩。茲又覽其文。蓋已成章矣。何岡崎之多君子也。武其固有也。今加以大夫之文。大夫如斯。士從可知也。文且武。國其庶幾乎。諸大夫雖賢哉。子帥教導之力。亦可謂多矣。

書東厓辨疑錄後

辨。分別也。疑。不信也。辨疑。猶云辨惑也。是書也。元藏以其所信。分別其所不信也。元藏所信者何。曰。論語

也。孟子也。元藏所不信者何。曰。六經也。孝經也。史記也。漢儒訓故也。唐儒疏義也。宋儒經說也。然宋儒治經。必以理氣心性爲說。元藏奉其家訓。務排宋儒之說。固所謂善繼人之志者也。殊不知理氣心性之說。起自孟子。遂爲萬世厲階。而尊孟子猶仲尼。信七篇猶論語。謂性善爲至論。是乃依然宋儒之徒也。其排宋儒也。固非澄源之論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原佐信軻之此言。遂盡疑六經以下。而謂論語爲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嗚呼。謬哉。夫有六經然後有

論語。原佐乃廢六經。而專以論語爲教。殊不知六經者。孟子所謂先王之法也。所謂規矩準繩也。原佐以爲唯一部論語。可以治天下矣。六經何爲。試使原佐行國政。而得其志。則舉國細民咸爲君子矣。若然。則國無小人。國無小人。則君子失輿。君子失輿。則政廢。未有政廢而國不亂者也。噫。原佐逝矣。元藏不改家學。豈知而不改歟。抑將不知也。予亦疑焉。因反軻之言曰。盡疑書則不如無書。

又書

朱晦菴纂周二程張四子之言。著近思錄。中有辨異端篇。辨老佛之亂我道也。余觀宋儒之道。倣老氏者十二三。倣佛氏者十七八。其道與彼大同。而名言小異耳。故雖曰辨之。而無所甄別。原佐排宋儒。元藏因爲著辨疑錄。宋儒以理氣心性爲道。伊藤氏非之。而其所辨則不離乎理氣心性。雖辨而不分。雖分而不殊。吾未見其辨也。夫宋儒之道。即佛老之雜。其與仲尼之道。猶晝夜寒暑也。其辨之也。不必多費辭。善讀古書者識之。仲尼之道。即先王之道也。仲尼之道。差

自子思孟軻。伊藤氏不能見子思孟軻之差。宜其不能知仲尼之道也。嗚呼惜哉。

書唐詩選後

于鱗論古今人詩。當時皆謂其慘刻不少假。蓋以其識達古今而眼高一世也。後之學詩者從之。以爲標準。爲此故也。今觀其所選唐詩。乃有不爾者。予竊疑之。且舉一二。曰。于鱗序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此知言也。弗取者。于鱗弗取也。夫既曰無五言古詩。又曰弗取。而其

選乃載數人之詩。此予不解一也。沉雲卿龍池篇用經語。胡元瑞譏之。是也。于鱗乃取之。此予不解二也。太白之才短於七言律。鳳皇臺詩。摹倣崔顥黃鶴樓。而不及崔之得意。于鱗之選乃載之。此予不解三也。子美之才短於絕句。甚於太白之於七言律。其詩不足觀。亦不足法。于鱗之選乃載其五七言絕共數首。此予不解四也。江寧唯工於七言絕。他諸體皆非其所長。萬歲樓詩尤不足觀。于鱗之選乃載之。此予不解五也。柳州之詩。不及其文。唯七言絕有可觀者。七

言律不足觀。于鱗之選乃載之。此予不解六也。昌黎於詩。唯古辭爲合作。近體則不及柳州。于鱗之選乃載其七言律。此予不解七也。七言律。大曆以後。雖曰不振。猶有作者。至其得意。則不多讓盛唐。且如劉長卿。建牙吹角。韓翃題仙遊觀。勝少伯萬歲樓。遠甚于鱗。乃載王萬歲樓。而遺劉韓二詩。此予不解八也。至若諸家詩。于鱗所取。有不满人意者。而其所捨。有可惜者。不暇枚舉。此予不解九也。夫詩有衆體。作者之才。亦各有短長。雖唐諸名公。未有一人兼善衆體者。

也。故選者宜取其長而捨其短。今于鱗之選。時有不
然者。此予不解十也。嗚呼。于鱗之選。世稱其精。如予
尚復何言。雖然。予不知此集真于鱗氏原本也邪。將
亦未免後人妄意增損邪。姑書所疑。以俟識者明辯
爾。書史記評林後不悉書史記評林後。意謂不為譏評。間有人之賢否。
左丘明傳春秋。務詳事實。不為譏評。間有人之賢否。
事之得失。可論議者。則特以君子曰起。以略記當時
輿論而已。迨司馬子長作史記。於紀傳世家之末。必

著論贊。必以太史公曰起之。若曰先人嘗論之云爾。
後之為國史者。效以為法。國史如斯而已矣。後雖有
註家。亦唯解其文義。釋其疑難而已。未始為之譏評。
蓋以譏評論議。在讀者意見。非註家所與知也。史記
舊有裴氏註。中載諸家說。後有司馬貞作索隱。張守
節作正義。皆別為一家。雖言多踈謬。亦有補舊註之
闕。後之讀者。於是乎得略通大義。則註家可以已焉。
若有正誤。斷疑者。隨得錄其所見。以示後學。亦可安
用纂諸家譏評。以煩覽者為。凌以棟著史記評林。於

舊註之外。增附索隱正義。則猶不惡。唯索隱述贊。極無味。其評林則爲無用。其載三皇本紀。則爲馬史之蛇足。其載王弼州擬短長說。李滄溟擬秦王辭。則爲戲謔。此三者皆無益於史學。而徒煩讀者。要之凌氏之爲斯也。其有用者。屢十一二耳。餘去之可也。李光縉何爲者。而增補之。吾悲其意云。至若漢書評林。其無用多於史記評林。至於其有顏注與舊註重複者。互刪去之。雖尚簡約。然予惡其薄於傳疑存古。宋儒猶不如是。觀宋本六家文選。五臣與李善重複者。並

存可見矣。明本六臣註文選。則不然。明儒號稱好古。而其輕薄。乃爾。太凡修史尚評。自宋儒始。而明儒效之。滋甚。可謂效尤也。予嘗得史漢評林而讀之。見其譏評之無用者。悉塗抹之。惡其勞目也。嗟乎。王元美徐子與。好古之士。而作序以揚扞凌氏之舉。抑何意哉。予嘗怪焉。

書徂來先生遺文後

徂來先生以命世之才。絕倫之識。發明古道。使先王之道。仲尼之教。彰明於千載之下。功莫大焉。然其人

有好奇之癖。而又悅近世古文辭家之言。故其所爲文。不免有出手法度之外。以純所見。凡文異言同訓者。如是與此。爾與然。識與知。莫與無。稽與考。距與去。俾與使。昉與始。畢與終。覩與見之類。有可任用處。有宜擇用處。先生概乎任用。所以致用不當而害於意義也。又字有古今。如知之爲智。說之爲悅。爲脫。亡之爲無。道之爲導。段之爲假。大之爲太。共之爲供。爲恭。辟之爲僻。爲避。爲譬之類。古字通用。今文別用。古人用古字。後人從今文。然論語有譬字。孟子有智悅太

供字。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多用古字。而智悅太供。猶從今文。蓋文之今古在造語。不在用字。雖書以今字。不足以累古文也。何則。誦讀在聲。不在形也。先生乃概用古字。文不必古。而徒使人苦其難讀。亦好奇之過也。夫人之爲文也。必有所好用字。古人皆然。雖今人亦然。先生素有是癖。其文是以難讀。亦是以易讀。其病在茲。而其所以名家亦在茲。純等後生。指其瑕疵。則不敢。縱得指之。亦不可勝指。所以依違而卒於已也。雖然。先生之言滿於海內。而悅者益衆。純等

又以前日之長先後生。苟無以告之。謂後生何。予今言此者。欲使讀先生之書者不惑而已。然先生者。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立言著書。務在明大義。若夫文字章句之細。初不甚用心。往往有出乎法度之外者。其作詩亦然。實皆豪氣之所爲也。庸詎傷乎。故讀先生之書者。要在知先王之道。不可見其瑕疵。然後學爲文者。以先生所爲爲法則。又恐其有誤。此不可不知也。

書西京醫官山脇玄飛文後

近世業醫者。無文學則已。其有文學者。唯用諸詞章以緣飾其技耳。未始用諸其道也。用諸詞章者。若問之以其道。則或不知也。若任之以其事。則或不善也。此其文雖可觀。然無益於其道。韓昌黎所謂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者也。獨玄飛山脇君則不然。其文學不用諸詞章。而用諸其道。其道既明。而爲方益精。達觀古今諸家。唯張長沙是從。其志亦偉矣。予見其人。又覽其文。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予爲山脇君誦之。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十終

門人植村正直書

